

曲阜儒家碑刻文獻輯錄

韓名題簽



第1輯

楊朝明 主編

下之遠
所家望
義斯起
故春沐
聖者歟
名與白
月周流
業與乾
坤終
齊
朝散大夫
前義王
府客曹
參軍裴
平下丹
平榮
王
者應曆
以掌物
酌昔以
觀化
神
速
德
叶
協
於
幽
明
道
端
洋
序樓遲
洙
泗
憲
章
萬
物
之
首
序樓遲
洙
泗
憲
章
萬
物
之
首

曲阜儒家碑刻文獻輯錄

楊朝明題簽



第1輯

楊朝明 主編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曲阜儒家碑刻文獻輯錄. 第1輯/楊朝明主編. —濟南:齊魯書社, 2015. 10

ISBN 978-7-5333-3412-3

I. ①曲… II. ①楊… III. ①碑刻—匯編—曲阜市
IV. ①K87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40992 號

曲阜儒家碑刻文獻輯錄(第1輯)

楊朝明 主編

主管單位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ilupress@126.com

營銷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東天馬旅游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張 13

插 頁 2

字 數 326 千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3412-3

定 價 42.00 圓

本書爲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曲阜儒家
石刻文獻集成”(13AZD025)階段性成果

前 言

在元代，元武宗即位時，詔書中有這樣一句話：“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又說，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孔子“述而不作”，型範後人，得益於中國文字的記載傳統。從很早的時候起，中國便已經開始“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以傳遺後世子孫”。孔子以前如此，孔子以後更是這樣。中國注重歷史文化的記載，反映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教化傳統。

作為民族文化遺產中的燦爛瑰寶，石刻記載歷史久遠，書法高妙，內涵豐富，鐫刻精湛。中國石碑之所以經久不衰，與漢魏以來尊崇儒學、崇尚教化等風尚直接相關。今天思考“孔子思想與當今社會”，離不開對“孔子思想與歷代中國”問題的探討。孔子思想產生後，由其內在特質所決定，便與中國社會結下了不解之緣，那一通又一通的碑碣，其實都從各自的角度，無聲地訴說着當時孔子儒學與傳統中國的深層次關聯。

在中國碑刻遺存中，曲阜可以稱為“儒家石刻文獻博物館”，這是由其作為孔子故里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駱承烈先生稱曲

阜碑文是“石頭上的儒家文獻”，的確如此。儒家思想是曲阜刻石的底色和基調，在歷代中國，統治者提倡和推行儒家思想，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都帶有鮮明的儒家特色。曲阜歷史遺跡衆多，碑刻林立。自時間而言，西漢至民國，代代均有；自書寫而言，篆隸行楷，諸體兼備；以文體論，散體駢文，詩歌頌贊，多姿多彩。據統計，歷代碑刻有5000多通，主要集中在孔廟，有1170餘通。另外，孔林存4000餘通（包括大量墓碑），孔府存100餘通，少昊陵存20餘通，周公廟存50餘通，顏廟存60餘通，尼山、石門山、梁公林也有不少。

從內容看，曲阜碑刻包羅衆多，涉及孔子生平、孔子思想、歷代儒學、歷代政治、歷代經濟以及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如祭祀禮儀、典章制度、災異動亂、建築變遷、興建修繕等。考證碑文的價值，闡明其中的儒學意蘊，有利於探討特定歷史時期的儒學特色，瞭解整個歷史進程中文化的變遷、儒學的升降沉浮以及孔子命運的變化等，對研究孔子、儒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意義重大。

就歷史價值而言，曲阜石刻足以名揚天下。例如，兩漢時期的石刻，全國以山東收藏最多。在山東的漢代石刻中，曲阜又十分知名，僅年代明確的，曲阜就有魯北陸刻石、五鳳刻石、安漢里刻石、祝其卿墳壇刻石、新富里刻石、陽嘉殘碑、乙瑛碑、孔謙碑、孔君墓碑、禮器碑、孔宙碑、史晨碑、孔彪碑、孔褒碑、熹平殘碑等。藏於曲阜的魏碑同樣重要，著名的有張猛龍碑、東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北齊夫子廟碑、賈使君碑。這些碑大都是記事碑，如張猛龍碑記錄魯郡太守張猛龍興辦學校的事；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記錄了兗州刺史李仲璇修孔子廟及塑孔子弟子像配祀孔子之事；魯孔子廟碑記曹魏封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使奉祀孔子、修理孔廟之事；賈使君碑記錄賈思伯兗州任內的政績。

作爲儒家學說的發祥地，曲阜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

一,更是歷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曲阜碑刻作為人類特有的歷史、文化和藝術資源,它與中華文明發展息息相關,也是全人類共有的寶貴財富。歷史上,許多金石學典籍與地方志書曾對碑文有所著錄,如《隸釋》《隸續》《孔氏祖庭廣記》《闕里誌》《闕里文獻考》《金石萃編》《曲阜縣志》等,也有專門的記載與評論,如《金石錄》《來齋金石刻考略》《金石文考略》《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山左金石志》《兩漢金石記》等。

不過,歷史上的這些著作大多祇涉及部分碑刻,仔細核對,其著錄中有不少硬傷,與曲阜石碑之原文有許多出入,評論性著作也極為簡短,對於碑文之價值很少有深入探討。當代學者也有相關研究,有的進行碑文選介,不過僅收曲阜境內碑文數十篇,雖有簡單注釋及評介,卻未深入探討碑文的意蘊。有的涉及少量名碑如禮器碑、乙瑛碑、夫子廟堂碑等,但僅收局部拓片與簡單評論。有的收錄碑文較多,希望進行集成著錄,可惜由於人力等因素的限制,進行如此繁重艱巨之工作難免存在不少疏漏。

總括而言,古今著作存在着明顯不足:第一,著錄時存在錯字、漏字,甚至有個別衍文,與原碑有違,也缺少校勘,未能給學界提供一個善本。第二,對碑文價值缺少挖掘。一般是就碑中的細部問題立論,既不完備,也難深入。第三,收錄不夠全面。曲阜碑刻衆多,多數都有重要價值,現在收錄最多的著作也祇涉及一千餘座,約占總數的五分之一。

更為緊要的是,最近三十多年來,氣候變化較大,風雨侵蝕嚴重,幾十年風化剝蝕的程度可能超過以往數百年。三十年前,當我們跟隨老師閱讀、抄錄碑文的時候,感覺那時的許多石刻文字還比較清晰,然而,現在有許多字跡已經變得漫漶不清。不言而喻,這些碑刻一旦毀壞便不可再生,亟待搶救性著錄與研究。

基於這些考慮,孔子研究院經過認真論證,在曲阜市文物局、曲

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支持下，2013 年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曲阜儒家石刻文獻集成”（批准號：13AZD025），還得到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先生的捐助支持。一年多來，我們集孔子研究院全院之力，先後召開十餘次會議，確定體例、研討學術、解決難題。團隊成員先進行單碑研究，再討論思路與進展，然後進行研究和寫作。力求描述碑文風貌，全文著錄碑文，加以現代標點，適當注釋詮解與分析論證，考證碑文價值，闡明文化意蘊。

在該項目進行過程中，本院學術研究部部長孔祥安先生組織聯絡；副研究員路則權、助理研究員王漢岫二位先生鼎力助我主編，進行整理通稿；全院研究人員、資料人員通力配合。於此一併致謝！

楊朝明

2015 年 1 月 6 日

凡 例

(一)《曲阜儒家碑刻文獻輯錄》是國家社會科學規劃辦重點項目成果，收錄曲阜地區現存的以儒家文獻為內容的碑刻。

(二)本叢書按輯出版，每輯所收錄碑刻一律按朝代先後排列。同一朝代，按石刻年、月、日先後為序。若無法考證具體年代者，則放在同朝代相應碑刻之後。

(三)每塊碑刻介紹包括名稱、所立年代、位置、形制、碑頭書體、碑身書體、殘損及修補、著錄情況等。

(四)碑刻名稱採用石刻原名，前加年號。若無原名，則按一般約定稱之。若無俗名，則據碑文擬定。

(五)碑文一律照實(以石碑現狀為準)全錄，對於碑文中的通假字、異體字、錯別字等皆不作任何改動。分段，採用新式標點。碑文中的空格、空行、擡頭不予保留，以節省篇幅。

(六)碑文中的殘缺、破損和因漫漶而無法辨認的文字以“□”代替，一個“□”代表一個字，無法確知殘損字數者，則以“□…□”代替。

(七)凡參考歷代著錄碑文之文獻及碑帖而可對碑文加以補

足之處則予以補足，並用“（）”標出。

（八）對碑文中出現的疑難字詞、典故、稀見人物等加以注釋。

（九）論說主要圍繞碑文內容展開，注重從深度上下工夫，論說簡練扼要，未對其朝代背景做廣泛論述。涉及引用文獻，用括弧夾注。

目 錄

前 言	1
凡 例	1
五鳳二年魯孝王刻石	1
居攝二年上谷府卿墳壇刻石	9
永興元年乙瑛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12
建寧二年史晨前後碑	27
東漢元聖殿周公負扆圖刻字	47
考槃澗刻石	49
神龜二年魏兗州賈使君之碑	52
大業七年修孔子廟之碑	64
開元七年魯孔夫子廟碑	73
天寶年間羊荆璧墓誌銘	86
咸通十年文宣王廟記	90
淳化二年文宣王記碑	101
景德三年敕修文宣王廟碑	107

大中祥符元年文憲王贊碑	112
金孔宗願墓碣	115
大德三年闕里廟之學記碑	118
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詔碑	128
至大元年皇妹大長公主祭孔廟碑	134
泰定四年皇姊大長公主降香碑	141
元統二年加封顏子父母制詞碑	146
後至元二年修理曲阜啓聖林廟碑	152
後至元五年尼山書院碑銘	161
至正十四年尼山大成殿增塑四配享記碑	171
至正十七年復手植檜銘碑	177
朱元璋與孔克堅、孔希學對話碑	182
洪武十年吉昌謁林廟記碣	196
洪武十七年劉修謁林廟詩碣	207
洪武二十一年俞漢彰祭少昊碑	216
永樂十六年重建尼山廟記	219
洪熙元年李昶祭少昊碑	223
成化四年御製重修孔子廟碑	225
成化十三年孔燮祭少昊碑	233
成化十九年孔燮祭少昊碑	235
弘治六年闕里孔氏報本之碑	237
弘治十二年李傑書廟陵手植檜詩碑	242
弘治十七年御製重建闕里孔子廟碑	246
弘治十七年重建闕里孔子廟圖序碑	253
弘治十八年李東陽詩禮堂銘刻石	260
弘治十八年李東陽金絲堂銘	262
嘉靖元年吏部尚書石瑤致祭碑	264

嘉靖三年經天緯地石坊題字	269
嘉靖四年城闕里記碑	271
嘉靖十三年李道芳祭少昊碑	281
嘉靖十六年許思臣祭少昊碑	283
嘉靖十九年孔公珏祭少昊碑	285
萬曆五年王藻謁廟詩碣	287
萬曆十八年鍾化民致祭啓聖公碑	290
萬曆四十六年兗州府爲保顏氏宗族碑	294
康熙十五年馬汝驥祭少昊碑	303
康熙二十一年宋文運祭少昊碑	305
康熙二十三年御題萬世師表刻石	308
康熙三十年張雲翼謁孔廟碑	313
康熙三十二年御製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315
康熙五十八年張廷玉祭少昊碑	325
雍正八年大清皇帝御製重修至聖先師孔子廟碑	328
乾隆十年重浚洙水碑記	332
乾隆十四年御製金川太學告成碑	335
乾隆十五年遣鴻臚寺卿吳應枚致祭碑	346
乾隆十七年遣鴻臚寺卿儲麟趾致祭碑	348
乾隆二十年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	350
乾隆三十六年孔繼汾自作墓誌銘	359
乾隆五十九年百戶姜君墓誌碑	371
嘉慶六年葺修大成殿記碑	374
嘉慶二十二年重立免差徭碑	380
道光十八年碑院記謁	384
民國十四年重修尼山聖廟之碑	387
民國二十年孔厚庵德行碑	396

五鳳二年魯孝王刻石

《魯孝王刻石》，西漢五鳳二年（前 56）刻。又名《五鳳刻石》《魯孝王泮池刻石》等。此石發現時代較早。金明昌二年（1191），時任提控修廟朝散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字曼卿）奉詔監修闕里孔子廟，於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太子釣魚池”處取池石充用，於土中偶得。高氏遂於石側刻跋以記其事，隨後將其移入孔廟。1978 年，由孔廟同文門下移入大成殿東廡。1998 年移入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保存至今。

該石為長方體，長 0.71 米，左高 0.38 米，右高 0.40 米，厚 0.43 米，為石灰岩質。上刻 13 字，分三行排列，行四至五字不等，文字已剝蝕不清。現存拓本以北京故宮博物院所存明拓本為佳，“年”“六月”三字完好。國家圖書館拓本以鈐有“鐵琴銅劍樓”“啓甲審定”等印的乾嘉本為上。

《魯孝王刻石》當屬西漢古隸中名聲最著者，混雜篆書寫法，隸篆相參，尚不見“蠶頭雁尾”的典型隸書特徵。“年”字最後一筆粗且長，既是出於平衡佈局的需要，也流露出簡牘文字的筆意，可見是處於成熟隸書形成的早期過渡階段。結體於圓勁中見奇

放，用筆圓中有方，盡顯高古之氣。清方朔《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評此石“無一字不渾成高古，以視東漢諸碑，有如登泰岱而觀傲來諸峰，直足俯視睥睨也”。

主要著錄目：

1. [明]趙崡：《石墨鐫華》，稱“漢五鳳二年殘字”。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五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7 年版，第 18594 頁。

2. [清]朱彝尊：《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稱“漢五鳳二年磚”。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五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7 年版，第 18681 頁。

3. [清]顧藹吉：《隸辨》，稱“魯孝王刻石”。中華書局 1986 年版，第 242 頁。

4. [清]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稱“魯孝王刻石”。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二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7 年版，第 9194 頁。

5. [清]牛運震等：《金石圖說》，稱“魯孝王刻石”。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二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9 年版，第 896 頁。

6. [清]王澐：《竹雲題跋》，稱“西漢五鳳題字”。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十九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9 年版，第 13799 頁。

7.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稱“漢魯靈光殿釣魚池磚”。

8. [清]查禮：《銅鼓書堂遺稿》，稱“五鳳二年殘字”。

9. [清]林侗：《來齋金石刻考略》，稱“五鳳二年磚刻”。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八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9 年版，第 5971 頁。

10. [清]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稱“五鳳二年刻石”。見《石

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7 年版，第 7300 頁。

11. [清]畢沅：《山左金石志》，稱“五鳳石刻”。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九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7 年版，第 14418 頁。

12. [清]潘相：乾隆《曲阜縣志》卷五十一，稱“漢五鳳石刻篆文十三字”。

13. [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稱“魯孝王刻石”。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六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7 年版，第 19852 頁。

14. [清]王昶：《金石萃編》，稱“魯孝王石刻”。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一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7 年版，第 90 頁。

15. [清]馮雲鵬等：《金石索》，稱“漢五鳳石刻”。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97 頁。

16. [清]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稱“五鳳二年刻石”。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五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7 年版，第 18735 頁。

17. [清]葉奕苞：《金石錄補》，稱“漢魯孝王刻石”。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二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7 年版，第 8995 頁。

18. [清]覺羅崇恩：《香南精舍金石契》，稱“漢五鳳二年魯孝王刻石”。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六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9 年版，第 4986 頁。

19. [清]方朔：《枕經堂金石題跋》，稱“魯孝王刻石”。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十九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9 年版，第 14244 頁。

20. [清]楊守敬：《激素飛清閣平碑記》，稱“魯孝王刻石”。

見《楊守敬集》第八冊，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39頁。

21. [清]江藩：《半氈齋題跋》，稱“五鳳二年十三字碑”。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三十八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39頁。

22. [清]馬邦玉：《漢碑錄文》，稱“魯孝王刻石”。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八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6115頁。

23. [清]洪頤煊：《平津讀碑記》，稱“魯孝王刻石”。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六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19350頁。

24. [清]馮登府：《石經閣金石跋文》，稱“五鳳二年石刻”。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十九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14181頁。

25. [清]李文藻：《南澗文集》，稱“魯孝王石刻”。

26. [清]孫葆田：《山東通志·金石志》，稱“漢魯孝王刻石”。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十二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9229頁。

27. [民國]方若：《校碑隨筆》，稱“魯孝王刻石”。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37頁。

28. (日)中村不折：《漢碑之研究》附《蔡邕考》，稱“五鳳刻石”。日本東京雄山閣1935年版，第37~39頁。

29. 徐森玉：《西漢文字初探》，稱“五鳳刻石”。《文物》1964年第5期。

30. 張彥生：《善本碑帖錄》，稱“漢魯孝王刻石”。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6頁。

31.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古代石刻敘錄》（一），稱“五鳳刻